母亲

○ 袁武

母亲出生在通山县大畈西坑潭一个贫寒的农家。十八岁,她嫁进了袁家。父亲是个极其尽责的人,但为了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,一年有十个月在外奔波。从此,母亲瘦削的肩,一头挑着四个张嘴待哺的孩子,一头挑着体弱多病的外婆。

鸡叫头遍,她就得摸黑起床。先给灶膛生火,煮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稀粥,煮上红薯,切好孩子们中午要带到学校的咸菜。天刚蒙蒙亮,她胡乱喝两口粥,就得夹起教案,小跑着赶往三里外的村小。她教语文课,对每个孩子她都关爱有加、体贴入微,把每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呵护,从学习到生活,把他们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最苦的是农忙。她是生产队里少有的“女先生”,但挣工分一个不能少,母亲的辛勤付出和劳动强度与生产队的男劳力同等计工分。正午的日头像烧红的烙铁,她挽起裤腿,深一脚浅一脚踩进发烫的水田里。她的眼睛高度近视,插秧时腰弯得极低,脸几乎要贴到浑浊的水面,才能看清秧苗的间距。汗水像溪流一样从她鬓角淌下,滴进水里。她隔一会儿就得直起身,用沾满泥巴的手背去擦看不清的眼睛,眼眶周围总是留下一圈泥印。黄昏收工,她的腰常常疼痛得直不起来,扶着田埂,要缓好久才能拖着疲倦的身躯迈步回家。

贫穷是有形状和气味的。是饭桌上永远不够分的红薯饭,是哥哥穿短了传给弟弟、补丁摞补丁的裤子,那个年代,我们的衣服总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就是过年时也是没有一身新衣服穿,只有上衣是新的。是过年时,她把自己碗里仅有的两片腊肉,悄无声息地

夹到我们碗里时,那故作轻松的笑容。但她总有办法。一支用剩的铅笔头,她能绑上小木棍让我们接着用;一本别人不要的旧日历,她能教我们认上面的字;她用碎布头给我们缝沙包,用竹篾给我们编蚰蜒笼子。她的“魔法”,让清贫的童年,竟然也有了闪光的快乐。

岁月日增,孩子们个个长大了、飞走了,有的走上领导岗位,有的奋笔疾书,文章发表在报刊上。母亲的操劳却没有尽头,我们的孩子,又成了她新的牵挂。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孙女们,给孙子喂饭,故事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,孙子们却听得入迷,直至孙辈们个个成家立业也放不下挂念,第四代晚辈出生后,母亲更是喜出望外,总说盼望曾孙们日长夜大。父亲患病那五年,是她最艰难,最煎熬的时光。从武汉、温泉,到县城医院,离不开母亲的精心陪护和细心照料。父亲个子高大,她每次帮他翻身、擦洗,都要用尽全身力气。夜里父亲咳嗽,她总是第一时间惊醒,端着水杯,扶着他,轻轻拍他的背,端屎倒尿,累活脏活,喂药熬粥她一人全包了。父亲走后,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父亲常坐的藤椅上,望着门外,一坐就是半天,一声不吭。然而,命运并未让她在孤寂中停留太久。父亲走了两年后,当在武汉成家的女儿阿娟病重的消息传来时,母亲那沉寂的身影骤然绷紧了。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,以年迈之躯,独自踏上了前往武汉妹妹阿娟家中的路。那一年,她不再是需要被照料的母亲,而是重新变回了那个无所不能的“守护神”。她为妹妹擦洗、喂药、做饭,女儿每一次因疼痛而蹙眉,每一次艰难的呼吸,都像一根针,深深扎进她的心里。那种痛,是血肉被生生撕扯却无能为力的痛,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血在苦难中沉浮,自己却只能站在岸边,伸出手,却挽不住流逝的生命的绝望。那些无法言说的精神苦楚,那份煎熬,只有为娘的人自己知道。一年,三百多个日日夜夜,她以惊人的毅力支撑着。直到妹妹的病情奇迹般地稳定下来,渡过了最凶险的关口。这段经历,母亲尝透了骨肉连心却要被迫分离的剧痛,也体尽了人间至亲可能被夺走的至恐。这份苦,沉甸甸地坠入了她的生命之河,让后来的所有风浪,都显得微不足道了。

七十岁后,我们兄弟强硬地分别把她接到县城或温泉居住。她起初很不习惯,后来才慢慢学会在清晨去公园慢慢走几圈,下午在阳台晒晒太阳,看看楼下幼儿园的孩子玩耍。那几年,她脸上渐渐有了平和的光泽,像是紧绷了一生的弦,终于微微松缓。后来随着时间推移,她不想连累孩子们的日常生活,又独自去养老院住了三年,总算还习惯和开心。

天有不测风云,2025年因患肾积水引发高烧住院,这一住院恰好在她八十一岁这年的冬天,其间不慎下床滑倒了,至今卧床不起,成了半个瘫痪人。

如今,每个孩子握着母亲枯瘦的手,那手上每一道深刻的纹路,都是她为这个家刻下的年轮。我们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,让我们能成为她的永久依靠,而不是永远被她庇护的孩子。母亲,您太累了,歇歇吧。

“点赞”小议

○ 徐俊军

若说这个时代有最具象征性的手势,莫过于“点赞”。它轻巧、迅捷,不费吹灰之力。拇指一落,一颗红心跃然屏上,一次社交仪轨便告完成。

我们习惯了点赞。朋友圈里九宫格早餐,点赞;老同学晒出新生儿皱巴巴的小手,点赞;远方地震的消息,竟也有人顺手点赞。赞,成了空气般的存在,轻盈、便捷,却也轻得让人忘了掂量:我们按下的那个“心”,究竟负载着怎样的重量?

我想,“重”字或许正是为点赞正名的灵魂字。赞,必须重。它不是指尖的加速度,而是价值的锚定——唯有站在正能量立场,为那些扛得住时间审视的人与事按下屏幕,这一指才不是轻浮的撩拨,而是庄严的投票。

什么是配得上“重赞”的人?

无锡火车站曾立起一块指示牌,上书八个字:“无健康码由此进入”。一位网友随手拍下,配文“无锡。善……”瞬间获赞数万。这赞,重的不是拇指,是人心。

疫情期间,多少老人因无码被拒之门外,而无锡为“边缘人”留了一扇门。这赞,每一记都沉甸甸,因为它赞的不是技巧,是体面。

还有苟晓明。汶川地震,这位教师三次冲回危楼救学生,最后一次,横梁砸断了他的腿。他没能走出来。与他形成对照的是范美忠,那个“跑得比谁都快”并宣称“从不勇于献身”的人。历史不会为懦弱点赞,但苟晓明的名字,每一代人都在心里为他亮起那颗心。这不是社交软件上的指尖动作,这是民族记忆里的集体起立。

再看张丽莉。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,她推开两个吓呆的孩子,自己躺在车轮下,从此失去双腿。人们称她“最美教师”。这个“美”字,就是赞的化身。它写在报纸上、标语里、课本中,更写进无数陌生人湿润的眼眶里。为这样的人点赞,是在庸常生活中确认崇高坐标——告诉自己:世界纵然喧嚣,但仍有东西值得屈下膝盖。

这样的赞,不是消耗,而是充电。

我们并非不知赞已贬值。朋友圈里,赞成了社交货币:你回赞我,我维系你,心形灯是永不熄灭的友谊。营销号说集赞送礼,职场人说给老板点赞是“情商”。赞变成敷衍、讨好、交换,甚至表演。可这能怪赞吗?赞本无罪,罪在人把黄金打成铜板。

所以我呼吁“重赞”。重,不是手指用力,是心中郑重。为抗疫医生疲惫的背影点赞,那是在恐惧中确认勇气的存在;为大山里支教几十年的老人点赞,那是在浮躁里确认坚守的意义。这赞,是举轻若重的仪式,是对抗遗忘的碑刻。

当你真诚地为正能量点赞,那束光也会反弹回你身上。你在赞美他人的善良时,也在孵化自己的善良;你在表彰别人的勇气时,也在给怯懦的自己壮胆。

赞,从来不只是赞他,更是赞我。

从前,我们为脊梁立传、刻碑;如今,我们为脊梁点赞。形式变了,本质未改——一个不愿为崇高点赞的民族,是精神失语;一个只为流俗点赞的时代,是价值失重。

南宋李慧娘,只因在游湖时脱口赞了一句“美哉少年”,回府便被贾似道一剑毙命。那声赞美,轻得像蝶翼翕动,却重得要用颈间热血来抵。

可见,赞是利器。它可以渡人,亦可弑人;可以成全,亦可蒙蔽。正因如此,我们才须以最审慎的态度,去练习这个看似本能的手势。它不是什么廉价的人际润滑剂,而是我们对世界一次次庄严的价值判决。

从今往后,每一次落指前,不妨问:这一赞,十年后我还认吗?

若答案是肯定的,请用力按下去。那不是消耗电量,那是为值得的世界,投下一张承兑汇票。你点的不是赞,是人心的水位——每一次郑重的指落,都在抬高一个民族的底线。

指尖有千钧,心上有神明。愿你我的每一个赞,都配得上它所照亮的那个灵魂。

我的光头情结

○ 吴清龙

因为家族遗传,我像几代男丁一样,刚过三十,头发便开始节节败退。先是发际线节节后撤,额头越显宽阔,旁人笑着恭维我天庭饱满、天生贵相;没过多久,头顶也渐渐稀疏,露出一片光亮,最终成了标准的“地中海”。曾经浓密的黑发,只剩后脑勺一圈还在苦苦坚守,人也早早地显老。刚过四十,走在路上竟有人真心实意地问我:“您老哪年退休的?”

为了挽回颜面,我也曾费尽心机:饮食调理、内服中药、姜片擦头、功能洗发水、按摩理疗,能试的全都试了,时间、精力、银子花了不少,却半点起色也没有。

也曾在广告和旁人劝说下戴过假发,结果闹出不少笑话。有一次摘安全帽时,假发一并滑落,光亮的头顶当众曝光,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夏天更是煎熬,假发不透气,闷得满头大汗,黏腻难受。每次理发,还得先取下假发,看着后脑勺疯长的碎发,说不出的别扭。

人到中年,见多了坦然光头的中年男人,我也终于下定决心。理发时心一横,让师傅把后脑勺残存的头发一扫而光。刹那间,只觉头颅一轻,照照镜子,干净、清爽、利落。妻子在旁连声叫好:“要得要得,精神多了,以后就剃光头!”

光头的日子,反倒轻松自在。不用操心发型被风吹乱,不用在意白发渐增,不用烦恼头皮屑,也不用等着头发慢慢吹干。护发素、发胶、电吹风全都省了,唯独洗发精省不下——我是油性头皮,一天不洗就油光锃亮,枕头也会遭殃。好在清洗简单,冲一冲、擦一擦,几分钟就清爽出门。天晴,头顶最先感受到阳光的温度;下雨,雨点第一时间落在头皮上。天气变化,我总是先知先觉。

为了保持光头整洁,后脑勺一长出黑茬就得剃,三天两头跑理发店实在麻烦。妻子主动揽下活计,买来电推剪,义务当起我的专属理发师。这不止是省钱,更是省去了出门的烦琐,也藏着她独有的温柔。

每周两次,她把围布往我身上一披,我端坐椅上,老老实实不敢乱动。电推剪在头顶嗡嗡作响,像一台小收割机,纵横驰骋、所向披靡。轻柔的触感贴着头皮,竟是一种奇妙的享受。剃完,她从前到后、从上到下仔细检查,用手一遍遍摸过,确认光滑无茬才肯收工,一丝不苟。可光头并不好剃,一次少说十几分钟,她弯腰低头、全神贯注,每次都累得腰酸背胀。我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不愿她长期这般辛苦。

后来,我在网上找到一款可自行操作的光头器,买回来一试,竟格外好用。从此,我成了自己的理发师,每日打理光头成了习惯,妻子则负责检查补修,夫妻搭配,倒也温馨。

当然,光头也常带来尴尬与趣味。朋友聚会,我一进场就有人打趣:“不用开灯了,这里一片光明!”还有人笑我“聪明绝顶,不长头发长心计”,让我哭笑不得。可尴尬之余,光头也成了最显眼的标志。单位外出学习,领队在高铁站对接时,直接跟对方说:“看到那个光头,就是我们的人。”开会培训时,我头顶发亮,总是全场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,让本就不爱抛头露面的我浑身不自在。

更滑稽的是一次聚会,桌上竟还有两位光头同胞,三人瞬间成了全场焦点,被戏称为“三盏明灯”,玩笑不断,酒也多喝了几杯。好在“斗争有伴”,我也坦然应对,不再局促。

这其中的酸苦与释然,又有几人能真正懂得?

“光头又不丑,只要有内涵。我看你,就是最帅的。”妻子总这样宽慰我。她还笑着说:“我都看惯了,哪天你再长出一头黑发,我反倒觉得生分了。”

是呀,有这份理解与陪伴,我心中的自卑烟消云散,反倒多了几分自信与自豪。

如今我常说:我要让我的光头,更闪亮。

因为走过纠结、尴尬、挣扎与接纳,我终于明白——其实,光头真好!

桂乡诗笺 gui xiang shi jian

江南的乌篷船

○ 张冲

我手里的撑竿
长过雨巷结着丁香般的愁怨
远远地点中你迷离的波心
一条乌篷船
就撑过来了 一个旧世纪
就哗啦啦地撑过去了
那墙面上已满了青苔
屋顶上长满了青草的
一排排民居 是载着
另一种风味的乌篷船
依然古色古香地泊着
江南一位温婉女子如水的依恋

这一刻 满舱的春色
竟然晕染开来
绿了岸上风物 绿了我手里
驱赶烟雨的撑竿 忽然发现
你不在船上 我不知该将
这梦里水乡支向谁边

种下春天

○ 马骏斐

在山野裸露的胸膛
播下种子
等待一颗破壳的梦想
张开绿色

扶稳一棵树苗
用清泉和汗水浇灌
让它的根须和我们的掌心
轻握大地的脉搏

我们种下的每一枝青绿
都是岁月的诗意
它们在风中
写下婀娜的韵律

当阳光穿过枝桠
在地上织就斑驳的光影
那是这个春天
最美丽的新衣

当一片又一片的春天
被我们种下
蓝天和飞翔
会变得越来越高远

植树

○ 谢正义

三月解开纽扣
泥巴翻身呼吸
铁锹插进水洼
我们扛着树苗往山坡走
影子插进节气

弯腰时蚯蚓一惊
根须在掌心探路
铁锹翻开大地的页码
汗珠掉下来
过些年能长成新的种子

风穿过脊梁
哗啦啦响
荫凉铺成路标
往哪儿指都行
泥土攥紧指纹

枝条举高天空
根须互碰
山坡缓缓挪动
等着吧,明年这时候
肩上就落满鸟鸣

金融活水润春耕

——邮储银行咸宁市分行精准服务田间地头

人勤春早,农事渐忙。行走在鄂南田间,农机轰鸣、泥土翻新,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正徐徐展开。在这关键农时背后,有一支金融力量正悄然流淌——邮储银行咸宁市分行将服务触角深入乡村角落,以精准、高效、温暖的信贷支持,为春耕生产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。

脚步向下,解农时之渴

赤壁市茶庵岭镇云台山村,连片的水稻田在春光下泛着新绿。种植户刘金发站在田埂上,看着翻耕机驶过,眼里满是踏实。

“年前还在为资金周转发愁,现在心里有底了。”他承包的365亩水稻,每年春耕时都面临种子、化肥、人工等多重支出压力。

转机出现在今年年初。邮储银行赤壁市支行客户经理在“整村授信”走访中了解到刘金发的情况,迅速上门对接,开通绿色通道。从申请到审批,仅用短短数日,15万元再就业贴息贷款便发放到位。“利率优惠,手续简便,真正是为农民着想。”刘金发感叹道。

这只是邮储银行咸宁市分行“早谋划、早行动”服务春耕的一个缩影。该行年初即部署专项工作,组织客户经理走村入户,摸排农户资金需求,确保不误农时、不误农事。

服务向前,保农机所需

春耕不仅是田间劳作,更离不开农资农机的保障。通城县农机经销商吴国庆对此感受尤深。每年春季,他都要提前囤积大量拖拉机、播种机等设备,资金占用量大、周转紧张。

“今年春耕前,我正在为备货资金发愁,邮储银行主动找上了门。”吴国庆说。

通城县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他的困境,迅速为其授信200万元信用贷款,并支持通过手机银行随用随支。截至1月末,吴国庆已支用168万元购进一批紧俏农机,及时满足了当地农户的购机需求。

为畅通农资流通链条,邮储银行咸宁市分行对农机、化肥、种子等经销商及合作社实行“名单制”对接,灵活配置贷款额度与还款方式,确保农资供应不断档、农业服务不缺席。

产业向新,强特色之基

崇阳县肖岭乡的千亩茶园在春风中泛起层层绿浪。种植大户宋敬礼站在山岗上,心中充满希望。

去年,他在邮储银行支持下将有机茶园扩大到千余亩,今年茶园将迎来丰产,却面临贷款到期、资金周转的难题。

“茶叶产业投入大、回报周期长,还款压力确实不小。”宋敬礼坦言。

邮储银行崇阳县支行了解情况后,主动为其设计无还本续贷方案,在贷款到期前完成全部手续,实现270万元资金无缝衔接。

“这不仅稳住了我的产业,也保住了村里几十个务工岗位。”宋敬礼说。

如今,扩建的茶园即将进入丰产期,预计带动更多村民增收。

针对茶叶、水产、果蔬等地方特色农业,邮储银行咸宁市分行实施“一业一策”服务,通过续贷、增信、产品创新等方式,助力产业做强、农民增收。

“服务春耕就是服务民生,支持农业就是助力振兴。”邮储银行咸宁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,该行始终坚持服务“三农”定位,将金融资源向乡村倾斜。

一方面,该行持续优化流程,推行限时办结、线上审批,提升农户获贷便利度;另一方面,客户经理常态化下乡走访,真正将服务送到田间地头、农户家中。此外,该行还积极对接农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,通过“贷款+技术+市场”综合服务,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。据统计,截至2月24日,该行今年已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293笔、5822.84万元,惠及农户及涉农经营主体253户。

春耕生产关乎全年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。邮储银行咸宁市分行以务实举措书写金融助农答卷——不仅提供资金,更传递信心;不仅服务生产,更陪伴成长。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,金融活水正润泽每一寸土地,助力乡村振兴的脚步愈发坚实。

放眼未来,该行表示将继续深耕乡村市场,创新金融产品,优化服务模式,为咸宁市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注入更持久、更温暖的金融力量。 (王蜜蜜、余靖)

本报电话:采访中心8128123 视觉中心8128773 出版中心8128770 专刊中心8128771 新媒体中心8128787 广告中心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8128778 咸宁新闻网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